

# 找回自己 無為而為

——法眼云：「汝是慧超」

鄭湧

出家師父：今天，由我先來介紹本則公案。

《碧岩錄》第七則：

僧問法眼：「慧超咨和尚，如何是佛？」法眼云：「汝是慧超。」

法眼禪師，即法眼文益（西元八八五—九五八），俗姓魯，余杭（今浙江杭州）人士，是法眼宗的創始人。

這則公案，文字不多，內容也不複雜。慧超問法眼：佛是什麼？怎樣是佛？法眼禪師沒有正面回答，而只是說：你是慧超。

法眼禪師所答，看起來似乎是所答非所問。人家問的是「佛」，而他老人家答的卻是「慧超」，是那個問問題的僧人。

法眼為什麼這麼回答？誰來解讀一下？

師父的大弟子答道：師父，我可以試試嗎？得到師父的首肯後，大弟子就講：

對於法眼的這種說法，有過很多種不同的理解和解釋。有人理解為：在法眼看來，佛就在每一個人自己的心中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那麼，與其去問別人，到外面去找佛，倒不如在你自己身上去找，靠自己去成佛。於是，他就說：你是慧超。意思是說：「如何是佛」，你不知道，所以才問我；但是，你應該知道你自己是誰吧？「你是慧超」，這你不會不知道吧？！當然，成佛前，「你是慧超」；成佛後，「你（依然）是慧超」。這你也應該知道！

居士接著說：此外，我們也可以從「遠」、「近」的角度來看。「如何是佛」這類問題，與其問別人，則不如問自己。不問自己而問別人，那就是捨「近」求「遠」。在解釋學方面，法國的當代解釋學家「呂科就提出過一個「繞道」法。比方說，有的時候，眼前的路走不通了，就繞一下道。這種做法，當然有一定的道理，也有一定的可行性。不過，即便是「繞道」而行，也得從自己的腳下開始不是？！先得知道自己現

在何處？！自己要從何處起步？！

中國有一個反對「繞道」、「遠」的傳統，例如，老子就主張：「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闚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」這就是說，「繞道」越「遠」，「知道」就越少。圓悟克勤在對本則公案的《垂示》中，也指出了「未曾親覲，如隔大千」。這也是在強調：要「親」、「近」，不要「遠」、「隔」。

出家師父說：不過，圓悟克勤並不贊成類似的說法。他指出：「有者道，大似騎牛覓牛。有者道，問處便是，有什麼交涉。若憑麼會去，不惟辜負自己，亦乃深屈古人。」

哲學家朋友則說：騎牛找牛的解讀，我也覺得不妥。為什麼呢？因為，這個解讀，著眼點仍然是「佛」；但是，法眼禪師在這裏強調的卻是「慧超」，而不是「佛」。「慧超」是「慧超」，「佛」是「佛」；眼下，法眼只談「慧超」，不談「佛」。

出家師父點頭表示贊同之後，又接著問：慧超問「如何是佛？」就是說，他不知道佛，想弄清楚佛、找到佛。一個不知道佛、想找佛的人，怎麼樣才有可能知道並找到佛？在這個問題上，法眼禪師是怎麼幫助慧超的呢？

居士朋友插話：採用了一種引導的做法。法眼指出

「汝是慧超」，就是引導慧超把注意力從「佛」轉移到「慧超自己」身上來。因此，解讀這則公案的側重點，也要從「佛」轉移到「慧超」身上來。這樣一來，「汝是慧超」這句話，就成為這個公案的重點所在、關鍵所在。

出家師父鼓勵：嗯，請繼續講下去！

居士接著說：法眼禪師是要把問話的人（即慧超）引上回到他自己的路，幫助他找到自己；所以，法眼直接指向了慧超他自己——「汝是慧超」。

換句話說，法眼是在告訴慧超：你剛才提了一個「如何是佛」的問題；但是，你為什麼不提「如何是慧超」呀？「如何是慧超？」這個問題，才是你應該提的。因為，你需要弄清楚的恰恰是你自己，看看你自己究竟是誰。你自己弄清楚了，你就會明白：你是慧超，而不是別人。

出家師父插話：慧超之所以提「如何是佛」的問題，就表明他慧超還不是佛，在他和佛之間還有距離。怎麼樣來縮短這個距離？在慧超這麼迷誤的時候，正需要師父的點撥。法眼就對他說「汝是慧超」，就是一種點撥，就是指引他慧超從「佛」轉向他慧超「自己」，直接面對自己，弄清楚自己是誰，真正回到自己。

哲學博士插話：是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弄清楚你自己

是誰，或者說：去發現你自己。

旁邊有人反駁說：自己還需要去弄明白嗎？誰還不知道自己是誰呀？誰還不知道自己能吃幾碗乾飯哪？自己就在眼前，怎麼會看不見自己呢？

出家弟子說：還真讓你說著了！就因為自己離自己太近，所以有許多東西反而看不清楚，甚至看不見。歌劇《劉三姐》裏面，那個秀才說「遠」的說不過劉三姐，他就改說「近」的。於是，劉三姐就問那個秀才：你的眉毛有幾根？秀才啞口無言。眉毛離你「近」吧！你看得見嗎？你說得清嗎？

很多人都自以為瞭解他自己，而事實上最不瞭解的恰恰就是他自己。比方說，一個人往往並不知道他自己應該幹什麼？能幹些什麼？能幹成些什麼？我們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，老師和家長總是對我們說：你們現在要好好讀書，將來長大了去當工程師，科學家，將軍，等等。而很少教導我們：去幹自己喜歡幹的事，幹自己真正擅長的事。

其實，去幹自己喜歡幹的事，幹自己擅長的事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不要去管你幹的事情是小事還是小事，只要是自己喜歡的、是自己真正擅長的，就去幹。

哲學博士插話：我聽到過外國有這麼一個說法：寧做花匠，不當總統。這就是說，如果你最喜歡的、最擅

長的是幹花匠，那就去幹花匠；即便是別人給你一個總統去當，你也不要。否則的話，這個世界上就少了一個出色的花匠，而多了一個蹩腳的總統。

你幹什麼和你是誰，是分不開的。你根本不是幹總統的料，怎麼可能幹得好呢？可是，不少的人明明知道自己不是幹總統的料，卻處心積慮地想當這個總統。這往往會既害了自己，又禍國殃民。

聽到這裏，文學評論家忍不住發言：想當國家元首的人，我倒接觸不多；可是，想當大師的人，我周圍卻到處都是。有的甚至不光是想當，還把「大師」做在招牌上。這樣的招牌，我怎麼看怎麼都像過去江湖郎中手中所持的那種！

居士說：慧超他心裏只想著別的什麼（比如佛），而忘記了他自己；所以，法眼禪師提醒他：「汝是慧超」。

這就是說，如果一個人心裏想的只是佛，只是大師，只是名呀利呀；那麼，他就會忘記他自己是誰了。只有當他不再想佛啊大師啊，不被這些別的東西遮擋住眼睛，他才有可能看見他自己，看清楚他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。

禪史學者說：看清楚了自已，問題就更好提了。出家師父：噢，是這樣的嗎？

博士說：師父這麼說，我猜是不太贊成你居士的看法。

我講講一個親身經歷。有一次，我在一個高官家裏做客。談到一個政治問題時，他的夫人發表了自己的意見。儘管仕途坎坷，和她的丈夫一起經過了多少風風雨雨；但是，這位夫人本色依舊，一直保持著那種難得的單純、真誠和坦率。所以，她對這個問題所發表的意見，依然顯露出那種一眼見底的清澈；不過，從政治的角度，她的看法則明顯是幼稚的。在座的一笑了之，而就在這個時候，她的丈夫開口了，他對他的夫人說：噢，是這樣的嗎？

這和師父說的完全一樣。另外，從道理的層面來看：假如一個人真正明白了，他就不會再提問題了。提問題，正是因為他還不明白。問「如何是佛？」恰恰表明他既不明白佛，也不明白他自己。

出家弟子：釋迦牟尼周遊列國、遍訪名師；爲了成佛，他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情；但是，依然一無所獲。在一無所獲之後，有一天他坐到了一棵菩提樹下，什麼也不做，什麼也不想；恰恰就在這種時候，釋迦牟尼突然開悟！

因此，往往只有當一個人根本不去想、問「如何是佛」的時候，佛突然來到了自己的身邊，立地成佛。

出家師父說：你們要注意，爲什麼恰恰在這個時候，釋迦牟尼開悟啦？因爲，他放下了一切，排除了一切障礙。

釋迦牟尼不當王子，走出王宮。這個時候，他沒有立即開悟。這表明：僅僅捨掉名譽、地位、財富乃至江山，還不能使他開悟。

釋迦牟尼苦讀佛經，遍訪名師；這些，也沒有使他開悟。這些表明：開悟與否，並不取決於讀佛經、拜名師。

既割捨掉名譽、地位、財富乃至江山，又放下佛經、名師，這還不是一切。因爲，他仍然在追求，例如追求解脫、開悟、成佛。儘管，這些追求，並不同於對地位、財富或佛學、名師的追求；但還是追求的一種。有追求，就有障礙。真正地放下一切，了無牽掛，就是要把這些精神層面的追求也都放棄。最後，甚至連這個唯一的自己也不執著，連自己都忘掉。

做盡了這一切，沒有什麼可做了；就在這種什麼也不做、也不想的時候，甚至連開悟、成佛也不想的時，突然開悟了。開悟，恰恰出現於：不再琢磨怎麼開悟的時候。

居士說：可不可以這樣說，要放下自己之外的一切，還要放下你自己身上的一切，包括你的過去和未

來，你的意識、思想、語言等等，直至你自己身上的一切。這個時候，你只是你自己的此時此地的「存在」，而且，是你那種無意識、無思想、無話語的——一切全無的、本能的、純粹的、自然而然的「存在」。

出家弟子說：成佛，和世俗的人生道路根本不同，不是拼命地往自己身上增加東西，什麼名譽啦、地位啦、財富啦，等等；而是恰恰相反，拼命地從自己身上減少那些外加的東西。除了你的本能、本性之外，一無所有。別人看你，一目了然；而你看在何人、任何東西，也毫無遮擋。

只有這樣，才可以說，你是真正地返璞歸真了。你成爲一個真正的、真實的、一點兒也不參假的，增之一分則太多，減之一分則太少的你自己了。

出家師父說：這是「明心見性」的最高境界！能夠達到這種境界的人很少很少，這麼純粹的人是很難找得到的。在我看來，像六祖慧能這樣的，也不一定有这样的純粹；而能像六祖慧能那樣，就已經很不錯了。

不過，我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：前面講了那麼多的不做、無爲，但不是提倡一無所爲，而只是說：不要有那些過分的、不正當的欲望和追求，不要去做那些不該做的事情。這就是提倡：去做自己該做的事，並且自然而然地去做；比方說，饑則食，渴則飲，困則睡，日出

而作（下地幹活）。

決不能把「無爲」作爲偷懶、逃避責任的藉口；而是相反，該自己擔當的，絕不含糊。這一點，在中國禪宗創始人慧能身上，我們可以看得非常清楚：他三歲喪父，不管怎麼艱難，他既沒有害怕，也沒有趴下，獨自承擔了養活母親的責任；師父命他接班，他當仁不讓，不怕陷害甚至追殺，不辱使命。不僅如此，在慧能的影響下，禪宗還形成了一種不作不食的優良傳統，強調禪門弟子去靠自己的力量、自己的雙手，養活自己。

顯然，禪宗的傳統，是一種「爲」（做事）的傳統，而不是「不爲」。真正的「無爲」，不是「不爲」；而是：「無不爲」。「無爲而無不爲」。

五祖弘忍的眼光深邃高遠之處，就在於：他選擇的接班人，正是慧能這樣一個既默默無聞連字都不識卻又敢於擔當的普通人，而不是那經綸滿腹、聲名遠播的神秀。

#### 偈詩精華錄

### 吾本來茲土

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，  
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